含經堂集

合經堂集卷二十二目錄

奏疏六

合經堂集卷二十二

崑山徐　元文　立齋著

奏疏六

申飭臺綱疏

題爲請申飭臺綱事宜以振風紀事臣惟　國家設立御史無非欲其糾察姦弊愼持綱紀

皇上加意言路旣愼選于始授之時又鼓舞以不次之擢　聖德深厚羣臣皆宜感奮臣仰荷　隆恩復叨司憲雖捐糜頂踵未知所報惟夙夜孜孜勸戒各道御史實心脩職期不負我

皇上達聰明目之意至于臺規理宜嚴肅體統不容假

偕或成例當詳或廢墜當舉或陋習當除或責任當專所有應行事宜臣謹條列具奏仰請　睿裁

一各道事務俱係掌道御史承理其不掌道御史經歲閒居初無事事臣察滿洲御史凡不掌道者皆分派各道協同辦事今漢御史亦宜一體協理議論旣取僉同案牘並可詳察不惟勞逸齊均抑且事皆練習

一法司核議重案俱係刑部定稿移到之日該道御史方行說堂臣以爲重案俱關人命嗣後應令御史于揭帖到日即行詳閱全招其中有無疑竇應依應駁三日內預先說堂以俟部移後細細察核其見審重案請令刑部定稿具題之初即將口供移送使該道

御史先各照察情事核議　旨下立可該堂檢閱既
豫則審論必詳庶幾不失慎刑之意
一言官職在建言宋時御史入臺滿十旬無章疏則有
辱臺之罰杜口緘默豈冢史所宜況幸遇　聖朝正
當實心報効伏察臣衙門舊例漢御史自隨時條奏
外又設有建言牌以次輪傳牌到或半月或二十日
必有建白所以策勵之道甚善今久廢未復臣請還
如例舉行但不許勦襲浮泛挾私逞臆臣等堂上官
察閱章奏如有虛誕立行指參
一巡鹽御史官居風憲固當剔弊除姦乃不肖之員每
圖牟利營私斂費專倚猾姦商于是優假百端威稜

不振羣商競玩風紀蕩然又或巧借考成要索下屬
或指拏鹽犯嚇詐富民或妄收詞訟拖累無辜種種
弊端難可枚舉臣往者在臺之日曾嚴行剳諭今積
習未除臣請　特飭鹽差御史洗心易慮果有勞蹟
臣等堂上官立行指叅
一舊制五城司坊官無舉劾之例臣以爲京城地廣人
稠司坊官有捕盜詰姦治民獄訟之責若不示以懲
勸必多苟且偷安嗣後應許巡城御史五城司坊官
照州縣例二年一次舉劾果賢能者破例升用其不
肖者即行斥逐庶微員競思盡職輦轂可以肅清
一京城五方雜處光棍竊盜易于潛伏故特設五城御

史以防察姦慝平理獄訟近光棍盛行經臣累諭巡

城御史嚴行察治此輩聚黨聯徒設機立阱毒害良

善無所不極若不痛加過除日滋日長害將不細臣

請

敕令五城御史不時緝訪姦棍重則題參輕亦

懲處庶幾姦宄止息良民獲安又現行例凡五城詞

訟兩造俱係旗人槩弗審理今旗人多有寄居五城

者若竟不得問則事權日輕風采難振請嗣後兩造

旗人內有寄居五城者即許審訊庶幾可以警姦徒

而仲憲紀

以上各欵皆臣衙門御史職業所關伏乞

皇上特行嚴飭俾實心奉守則臺綱可以整肅于治體

不無小補矣仰祈　宸斷施行

薦舉廢員疏

題為臺班闕員甚多特舉罷廢御史仰乞錄用以策後效事臣惟古人臣之事君也以進賢為首務苟知有賢才而不薦之於朝廷則蔽賢之罪莫逭臣愚鈍無似伏見

皇上睿照如神求賢若渴於凡進退人才深留　聖慮臣子苟有寸長必蒙甄錄以故大小臣工無不感激思報臣仰戴　聖恩俯念職業敢不舉其所知以自附於以人事君之義竊見漢御史懸闕甚多已至六員行取選授遥遥無期而據臣所知曾任御史才力可用見在

能閑者得二人焉敢爲
皇上陳之一李時謙見事明敏歷任有聲前以戴純波
累蒙
皇上寬豁其罪衆情感服一裘充美秉性亮直立志不
苟以湖口一案與故總督于成龍同蒙議處尚未牽復
此二臣者內具忠愛之誠外負謇諤之譽曩在臺班叅
奏建白頗有可稱難逃
皇上聖鑒茲者詿誤有年省諐既久若終于棄置誠足
深惜夫起廢者朝廷之盛典使過者主上之弘仁苟蒙
曠恩名還舊職必能隨分補報無負高深而臣亦得稍
寬蔽賢之責矣伏祈　睿鑒施行

劾巡鹽御史疏

題爲特叅巡鹽御史溺職乖方亟請　敕部嚴究以肅憲紀事竊惟從來鹺務素多弊端專藉巡鹽御史振肅霜威風清弊絶使商民均利國課無虧臣前任憲長時曾經題明兩淮鹺弊奉　旨嚴行申飭勒石永禁乃有兩淮巡鹽御史陶式玉者賦性昏庸舉錯乖繆於所頒敕書及奉　旨嚴飭事理並未實心奉行聞其初到任時聽商人江次蕤承差陳士美言將前任已掣過所之鹽封住五十七日方始放行夫一綱有一綱之鹽本可不問若欲察驗有弊當即直糾乃令赫然而封默然而放停壓兩月者何心不驗放行者何故其中情弊灼

然可知又淮商人江在郊手本不納分毫國課不由鹽
道成綱不入運使底冊將鹽竟掣過所又不入綱鹽垣
子之內混入食鹽一切成規悉行紊亂衆商憤激聚哭
城隍廟中闔屬商人江楚吉秦晉興等具控運使府縣
遠近駭聽物議沸騰乃始中止巡鹽職分當嚴拏私鹽
從未有御史公行私鹽者流聞京師衆口嗤笑似此居
心行事穢鄙乖張憲職蕩然官箴有玷臣所聞既確不
敢不據實直糾伏乞 敕部立行嚴加議處以肅官方
以清鹺政惟 睿鑒施行

請平銓政疏

題爲升闕不宜久懸選闕不宜久借請 敕部確議以

平銓政事臣惟設一官必有一官之職無曠官然後無
廢事況知府統理一郡綏吏牧民任專責重卽令官無
廢闕猶慮不得其人況可使攝事之員經年代理苟不
思通變將滋弊何窮臣察本年六月屬郎中應升班次
有知府十二闕吏部止將俸滿郎中四員升補四闕而
餘知府八闕留至七月七月內又出知府五闕共十三
闕矣而急選應補止二人則又以知府十一闕留至八
月八月屬同知應升班次則亦止升補俸滿同知七人
其四闕留待如故今九月又新出六闕矣而候補曾無
一人十月郎中亦未必多滿俸者則展轉扣存將無已
極一闕之懸且經年累時矣況內外升遷道府恭有各

輪一次之　旨九卿會議吏部條奏又云嗣後郎中班次所剩府闕仍將郎中補授奉　旨在案是内外班次自應劃然若逐月扣存則内外仍不免游移未得爲畫一也竊思應推升各員本有一定之係遲補早補總是此人與其懸闕以待推升之期不如早補以免曠廢之咎臣請嗣後單月闕出照例急選外所餘道府之闕察内外班次準係推升如正月餘闕向歸二月郎中者今即令應升郎中於正月掣補三月餘闕向歸四月知府同知者今即令應升知府同知於三月掣補倘係滿無人即以不滿俸者序遷如此則内外既無偏枯要闕不致虛曠夫推升之附於大選之月與附於急選之月其

理一也舊例曾十日一推升今何不可一月一推升見行例郎中升學道不須滿俸今何必升道府獨須滿俸所當急議變通者也至於大選知縣吏部題定十闕之中令捐納者分選三闕一雲南事例一貴州事例一長沙事例本以有此三項故各借一闕與之是則三項內有一項告完即應以此一闕還之應選之人矣今貴州捐納未選者止二十餘人昨八月大選無一人投供吏部不得已以雲南捐納者借補然一項捐納之人乃得兩闕不可謂之非過也臣請嗣後大選貴州例有至者如例補授如無其人即以應選之人補之則正途疏通而名器不濫矣以上二事皆關銓政伏祈　睿鑒敕部

議覆施行

請停興販東洋疏

題爲請停閩省興販東洋之例以綏海疆事臣仰惟我
皇上德威昭布海表咸歸如臺灣一區自古聲教所不
及今已開置郡縣幅員之廣史冊未聞大凡開拓疆土
必設防屯戍本地之賦稅未必即足供本地之兵餉今
臺灣歲收常賦之外乃有興販白糖鹿皮一事在當日
固欲權一時之宜補餉額之闕然臣竊思從來　天朝
臣吏未有敢輕出境外者今督撫每歲選委文武官弁
給發執照興販東洋是則官吏奉重臣之檄與島渚之
徒親相貿易較論錙銖褻越殊甚即使獲利百倍盈哉

而歸猶有所未可況自康熙二十四年以來凡三歲矣該撫奏報所獲息銀多者不滿三萬兩少則不過千金然且連歲船艘率遇颶風漂失二十五年所發十船僅遂其四又貨不皆售每至載還其不足仰佐國用明甚且採買之時官吏奉行不善多有扣尅及其載還半屬浥壞仍令民間領回追取價值頗爲苦累

皇上軫恤黎元每蒙曠恩蠲租動以數百萬計豈此區區亦何足問仰祈

聖鑒立賜停罷其白糖鹿皮聽民間興販照例收稅以佐軍餉務使有裨於國不累於民庶幾成賦之常經可以遵守而無弊至於海舶公行商賈四出雖足爲生民

貿遷之利然明世防倭甚嚴濱海皆築城置衛洎其後
倭衆猶擾東南不過因姦民勾連市易遂爾生釁今恭
遇 聖世聲威四訖誠無足慮第恐積久訛生敢請
敕令海疆文武大臣於通商之中寓詰姦之意出入稽
察慎嚴戍守是亦制馭之一策仰祈 睿鑒施行

條列戶部應行事宜疏

題爲條列應行事宜仰祈 睿裁事臣等伏念臣部職
在度支凡一應事件皆上關 國計下切民生苟一弊
未去即衆弊皆生一案不清即衆案皆溷恭遇
皇上躬行節儉愛養生民蠲賦省逋恩施不匱四海蒸
姓莫不歡呼又蒙

天語諄諄戒臣等勤修職業臣等幸際昌時思竭駑鈍
據愚見所及有應行事宜敢條列于後
一各處藩司庫銀累以虧闕見告國課民膏視同已有
恣意妄用甚干法禁其巧爲掩覆幸而不敗者又不
知凡幾雖定有藩司升任巡撫躬自察盤之例然平
時漫無稽核至升任時察盤未免已晚嗣後請　敕
該撫每年奏銷時將存庫銀兩清察一次以杜虧空
之弊奏銷本内即便題明如再有虧欠該撫一體治
罪
一各州縣錢糧皆隨徵隨解乃今州縣各官往往于去
任之日其所虧空錢糧始得發覺盈千累萬非侵即

那不知平時藩司知府覺察何在請　敕各該藩司
知府每歲將州縣經徵帶徵錢糧詳加察核倘有虧
闕匿不舉出事發以狗庇例議處
一民間最苦私派蒙　聖鑒洞察于　恩詔內嚴行禁
革乃私派之中有部費名色屢見奏章不知此部費
者何人收受殊足駭異良由不肖官員借事苛派而
在內宿蠹又招搖需索設端誆騙內外勾連致成積
弊請　敕各督撫嚴行禁飭倘有此等情弊立行糾
叅如無苛派每年終將所屬並無私派部費咨報臣
部凡奏銷文冊及一應事件到部敢有勾連打點者
經臣部察出或言官叅奏并咨報之督撫均行議處

一各布政司錢糧每年奏銷一次其內有駁察者有核減者有不準支銷者有現在察核另案歸結者有民欠未完者有官役侵那者一經奏銷之後便爪分星散雖後於各案報銷又于奏銷未了案內登答然累歲經年終難完結平時稽核必宜加詳請　敕各省藩司于每年終將歷年一應未清各案錢糧開明舊管新收開除實在并完欠細數報部以便清察支撥庶免積案混蒙

一凡衙門弊端無不由於書吏而書吏作弊不專屬現在之人往往已滿舊役盤踞輦下招搖兜攬把持線索彼既熟衙門頗諳事例出則可以眩惑衆人入則

可以連結同類壟斷罔利無所不至肥馬鮮衣妓筵優席資費繁浩皆倚姦弊為生涯良可痛恨請 敕該城御史詳加稽察凡役滿書辦勒限盡行驅逐嗣後凡書辦考職既畢即催令回籍不得潛留京師違者斥革勒回庶蠹竇難容積弊可絕況今吏員雜職皆不投供候選其考授佐貳者又選期甚遠留連輦轂意欲何為所當急行驅遣者也

以上各款似於禁姦弊清宿蠹有裨益仰祈 睿鑒施行

合經堂集卷二十三目錄

序一

崑山徐　元文　立齋著

序一

成均課藝序

先王教士之方葢莫備於國學矣自后夔典樂教冑子而膠校庠序四代加詳周官師氏以三德三行敎國子保氏則以六藝六儀大司樂則以樂德樂語樂舞其道自中和孝友以至睦婣任恤其具自詩書弦誦以至干戈羽籥賓祭射御之事咸備內本諸德性而外盡其器能士於斯時有不成材者寡矣秦燔詩書放絶學士則先王教人之具盡廢漢武始訪求遺經置博士弟子東

京尤尚儒學天子臨雍拜老太學生徒常二三萬人可謂盛矣然其時所爲教學者不過考經傳之異同究訓詁之得失而已成德達材其效闕焉至唐初箋疏既行經義歸於一則講難之功並廢齋郎舍生一切以文詞課殿最由是帖括之學興焉宋元及明未之有改嗟夫聖賢精微宏博之學一變而爲漢人之治經再變而爲唐宋之課文經也者道之迹也文也者又經之緒也夫至於課文而太學之教之衰久矣然其所以董勸惰勸觀摩蓋猶有肄三鼓篋之遺意焉至於文課亦疏而學之極衰尚可勝悼哉所以講堂廢爲馬埒而六館三舍志士多不屑居積漸使然有由來也　聖朝隆興崇儒

稽古
今天子親政尤孜孜庠序之教　東巡數幸橋門四方
學者雲集又允臣元文等請開選拔之路以收人才於
是俊乂畢登濟濟詵詵光於前代矣教督不先勸課不
詳此師長之責也際盛明之會預論造之選而不篤於
學此多士之過也元文不敏承乏成均念禮樂廢墜已
久犂難講習六籍經儒先發明考定無容置同異於其
間惟是敦勉德業礪飭廉隅不敢不盡厥心而崇雅黜
浮取純去駁則於文課三致意焉夫敏於文不如其敏
於行也今課試之文又非經國垂世之文也然果能溯
流窮源以探六藝之精微窺聖賢之堂奧則品行以之

而成功業以之而出縱不敢遠希前哲亦何遽遜漢人之窮經哉若其炫文采博科名而已則是掇華絶根非僕與諸先生所以樂奬英才之意也傳記中自國子生起家爲名臣者代不乏人諸生尚勉旃哉課試之文可采者多今拔其尤得三百餘首都爲一集因論而序之如此

重校資治通鑑序

比歲廬居無事偶得陽羡路氏資治通鑑板因校而補之存爲家塾讀本刻既成兒子樹聲樹本進而請曰大人經歲之勤惡得無一言以先之乎余曰吁尚何言司馬公此書其於一千三百六十二年治亂得失之故亦

既甚詳且悉矣尚何言顧開昔人有云讀通鑑者須用一番記其人名更一番晰其地理此識記之則也每遇一事既備其始終條理而悉之復取袁機仲紀事本末以相印證庶免滲脫之患此貫串之則也又於其時遇其事某人處某事既已得其緣起不即爲究竟姑掩卷靜思設使我遇其時當其任宜作何等措置若何則成若何則敗先有定見於中然後以古人之行事合之則其所得與口耳誦說者必有異此練事之則也但絶智異姿每不多覯縱使篤志好學而歷時既久每患遺忘又必如司馬公稽古錄黃東發歷史紀要等書每人每事擇其關要筆而錄之隨地隨時皆可繙閱振綱挈領

寓目了然此又備忘之則也昔溫公通鑑旣成當時人惟王勝之曾起訖細閱一過他人讀未數卷巳昏昏然厭倦舍去吾以爲是皆讀之無術以至此使得此數說將有朝夕寢食於斯而莫之斁者又何人不可爲勝之而顧以是貽司馬公羞乎然通鑑之所紀者惟治亂而治亂之所由者在人才他不具論即以漢晉隋唐言之蕭張見用赤社斯興王謝秉成典午勿墜以至蘇髙贊謀讓於開皇之世房魏效仁義於貞觀之朝莫不倚毘元臣恢弘盛業比其後也五侯十常侍塗炭兩京王國寶司馬元顯之儔破壞江左楊素之與裴矩其操術殊而逢君之惡則一李林甫之與田令孜其流品異而悞

國之罪則同讀史至此固未有不歎息痛恨於其人者吾黨誦習聖人抗言王道其於數千年中人品之賢否尤必加意致詳知其人論其世使勸戒旣明取舍一定庶幾不失爲善讀溫公通鑑者也聲本合詞以對曰大人標舉讀史諸則詳盡無遺是即可以爲之序矣爰取金氏王氏所編以綴於前後而書其言於首簡

大易疏晦序

齊安詹子飛朋潛心易學著疏晦一編其意以爲晦菴朱子本義學易之正宗也因專取本義疏之書成問序於余余何敢言知易然竊願學之因爲序其端曰自商瞿子木受易以來古今論易者不下千百家而皆未必

足盡四聖人之蘊然其言易指要則已兩變西漢自孟喜焦贛之徒以易候陰陽察災變而其爲說率流爲術數至王輔嗣而一暢以名理於是魏晉以後之言易者宗之此唐孔穎達正義之所由述也至宋而濂溪二程橫渠諸大儒研窮義理深契潔淨精微之旨而一棄夫象數之迹至朱晦翁而獨本之象占於是宋元以後之言易者宗之此明胡廣楊榮輩大全之所由集也然大全之書程傳與本義並行而晦翁之稱易傳至謂其因時立教以承三聖不同於法而同於道其於茂叔之通書圖說明道之語錄遺書子厚之正蒙易說近思錄中採其要而編之固未嘗略義理而獨尊象數也即本義

一書首載河洛之圖書次列先後天之卦位而繼附以陰陽卦變之說豈前有易原非必專言卜筮豈容僅以象占立說即言象占他如東陽助之物象釋疑成元英之九宮流演劉長民之易數鉤隱鄭揚庭之乾坤姤復大小父母皆精於象數之傳亦無所墨守本義況今之本義已非舊本紫陽之書自卷首九圖而下兩經十翼各自爲卷庶幾孔門之舊今乃顛倒割裂以從程傳之本亂紫陽周易古本之序世皆因仍其陋未有能改正之者乃疏聯之書獨尊本義而用今本者何耶吾知麗朋之意蓋以彖象文言釋經自費直而後東京之荀劉馬鄭已悉遵之輔嗣伊川亦相承而不變因無害其爲

釋經之體也而河圖洛書必本圖南之舊而不易其名先天後天雖守康節之傳而明揭其說則夫推廣漢上之說以作卦變之圖用辭占變象之全以詮文周之旨要亦不失四聖人作易之本然而已蓋漢儒之說象數者或遺義理宋儒之精義理者或略象數而本義以易爲卜筮之書雖主象占而一裁以道義固不至如京房郭璞爲卦氣直日納甲飛伏之小數爾也然則麗朋循循焉獨取晦翁本義而疏之即謂與胡仲虎之通釋蔡虛齋之蒙引林次崖之存疑陳紫峰之通典同爲朱子之功臣可矣

孟忠毅公奏疏序

余嘗考國家興故見定鼎之初諸路督撫類皆得人而
總督陝西孟公心亭爲尤著蓋三秦古所稱奧區神皋
形勢據天下最勝而其時闖賊根株竄伏未能盡去又
巴蜀弔伐之師必由山南一綫通之宜乎
先皇之妙簡重臣而畀之以重地也余往歲己酉于役
關中秦之士大夫爲言李賊肆虐暨　本朝戡亂時事
因稱孟公始以總督之節來造秦邦其機智明決膽略
絶人凡所設施有非意量可得而窺測者因歎天生撥
亂之聖人必有戡定之才以佐之其遇合誠非偶然也
茲者平酉之秋公之令子以公奏疏見示俾爲之序余
反覆伏讀見其所以襄　廟謨遏亂略者與所聞於秦

之士大夫無以異討公督秦凡十年其章疏確然可傳者數十百事而總其大要則有四端其始至也以鎮靜走賀珍以寬大定胡守龍劉天亮之亂以奇兵收龍安以正兵平固原興安諸處隨時應變固已爲
帝鑒所深注旣而逆𤞑擾害河西犯我五州公密疏止禁旅以身當其衝不二年五州復歸戎索其年晉中亂作賊破蒲州圍解州而以運城爲之窟公乘勝之師趨命而東六戰皆平之遂因兵威勦滅延慶保安逋寇始旋師向秦興屯田議戰守以爲規取全蜀之策焉至今覽其封章述進取則如聚米几上歷歷乎指掌而陳也賀戰勝則如立馬陣前躍躍乎揮戈以進也其言大

而非夸其事實而可按故能筭計見效卒底於成功而無所欺嗚呼公之能不負所委者如此余觀陶長沙都督荆州歷晉元明成三世而上游藉以久安韋南康節制劒南亦歷唐德順二世而全蜀因之底定使以公之偉伐而克享遐年永綏秦土則凡夫銷萌杜釁當必有先事而預計者何至如嚮者涇原漢川之間勢成沸羹歷久而後能定之乎玆賴 廟勝之略羣叛既除太平可立竢封疆大吏方有輯寧之責吾故亟標公之奏議以行使知公忠爲國之臣其心跡明白磊落愈久而愈爲人所信頌庶幾乎追蹤前政相與黽勉思企以任天下之重也夫

張郡丞佐鄴雜讞序

余嘗學易而知治獄之難也易卦之言刑獄者五噬嗑賁豐旅中孚也噬嗑賁豐旅皆有離象而噬嗑豐則兼取震賁旅則兼取艮蓋治獄主明明故能得其情實然非震以動之則無有威斷非艮以止之則刑輕而濫然而噬嗑者王者之象以典刑也故象曰先王以明罰敕法豐者司冦之執法行刑也故象曰君子以折獄致刑惟賁旅二卦則有司聽辨者之所取象也故曰明庶政無敢折獄又曰明愼用刑而不留獄今夫有司弊獄麗辟有恒期過期不決即爲留獄不及期而決即爲敢於折獄獄之未具則不敢折故獄得其情而不究獄之已

具則不敢留故獄無淹囚而囹或瘐死有司者之治獄
於賁旅二卦曲盡之矣然易必終之以中孚何也治獄
者不患其不明而患其中之不虛不誠蓋中孚合巽兌
以成卦全體象離而互體則有震艮聖人爲隱其明之
象藏其動止之形而謂當兌以議之巽以緩之故象之
言議獄者求其入中之出也言緩死者求其死中之生
也求其出而不可得然後入之求其生而不可得然後
死之本之乎至虛之心出之以至誠之意在我能虛能
誠而人始無遺憾矣聖人垂世立教其惓惓於刑獄者
如此余竊怪世之治獄者任意逞臆而不爲之原情以
定罪甚者不求其生止求其死不求所以出之止求所

以入之抑何其不誹乎噬嗑賁豐旅中孚之義乎彰德
郡丞張君以英妙之年自力吏治而其於刑獄也尤加
意焉余覽其佐鄴讞諸篇條理詳明詞指周悉庶幾
明而能本乎虛而出以誠者矣余故述所聞於易者以
爲之序

羅振彝疏稿序

羅子振彝既內陞輯其在臺時疏稿問序於余余不禁
慨然興歎曰羅子今日之遭逢可不謂幸哉往臺中之
例御史必歷巡城稽察諸差而後出而視鹺入而掌道
積資係十餘年迺有內遷之望獨羅子自乙卯九月以
庶吉士入臺明年春乞假南旋其在臺未六月也亦踰

年戊午假滿還朝越四年壬戌　特旨內陞其在臺亦
四年有五月也通計前後立臺未及五年僅兩差巡城
一奉稽察而視離掌道之命曾未之及焉已遷卿寺以
去矣信乎羅子之遭逢不可謂之非幸也然吾聞之表
記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又曰君
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今以羅子之疏
觀之西南之兵計未決則陳進勦之機宜諸營之軍食
未充則建儲偫之長策榷關以橫征病商於是請嚴紅
單覈稅額督撫以表率自肆於是請飭互糾責委卸以
至豫教宜先天變當謹熟審之推行各省賑濟之展及
秋期與禁鎔錢以通錢政絕包課以甦鹽丁莫不因事

效規隨時納說務求得行而後止則羅子之獻於當宁者小大之利已莫不有以自效以此坐致清卿而身荷顯寵亦可謂不誣矣乎先儒嘗論爲學之道如爲九層之臺非厚其基不可今羅子游歷卿尹天下事之責於其躬者方至而未有艾則崇臺之基自今日始也當此仕優而學之時羅子而更思所以自益則夫講求義理而進修德業者可不知所加厲乎哉余昔長詞苑羅子方肄業院中有一日之契比歲余忝領風紀而羅子適從臺中以出則是爲羅子效其一得者宜莫余若也故於其請序輒書以勉之

高詹事隨輦集序

少詹事錢唐高君受

聖天子特達之知供奉　禁庭自始授官迄今爲宮端歷十有餘年所論著甚多而獨取其紀遇述恩之詩得如干卷號隨輦集蓋本　御製詩翰林隨輦進詩章之句而命之者也余受而讀之卒業而歎曰盛矣哉明良相得之時也詩書所載虞廷之上帝庸作歌皋陶賡言爲應制奉和詩篇之始其後惟召康公從遊卷阿作詩十章爲陪幸詩篇之始蓋幾千百年而一再見於六藝之文也有漢武明之世雖盛興文學登集儒雅然金門延閣之英侍直扈游之作邈無聞焉唐初應制之篇最爲弘富巨山廷碩雲卿延清諸家尤多然集中所傳數

詩而已張燕公途中寒食有云明年陪宴作清明誠自幸其得依於仙蹕而又自願其常奉宸極也詞韋左司十五侍皇閨之句即知其為三衛然而永泰而後不聞嗣響蓋禁近嚴邃之地侍從顧問之臣非其人則不能以久處非其才則不能以有述以故詩之傳者為少也詹事之為人篤實謹謐秘談温室之樹而其才之博麗閑斂不啻相如子雲之儔十餘年間陪研席侍曲宴

天章聖藻有和有賡其或奉屬車之清塵從長揚之羽獵倚鞍獻歌書鞭成賦乃至　殊恩薦被錫予便蕃莫不援筆濡毫緣情體物以慶其遭逢之異抒其忠愛之悰宜其辭之工且多也昔人之自名其集者或以其官

喈別號或以其時之紀元或以其所遊宦之地或以其所居之山川而莫張大於李衛公之會昌一品集迄今觀之未有以見其追虞廷之賡載繼召公之矢音也亦無有尊以呈御之詩都爲一集至遠卷帙者也詹事密勿帷幄之中雍容輿衛之側以著肆好之風穆如之頌豈不夐絕矣乎於以見

聖天子之文思稽古光寵儒學之臣而詹事之榮遇又非外廷諸臣所得而幾也更幾千百年之遠讀是集者有不歎羨於生逢其際如置身於虞周之盛也哉

松亭行紀序

傳稱登高能賦遇物能名爲卿大夫之才者何哉能賦

則𢿱悉其山川原隰之廣陿道里之夷險能名則習知其草木鳥獸蟲魚百物之情狀以辨夫土風而察乎物理而政教出焉學識廣焉此古之所以貴閎覽博物之君子而謂其可以爲卿大夫也侍講學士高君以著作之才見知當宁入直清禁車駕有所臨幸輙命以從于時六飛雲馳鈎陳蠭午君以一書生出入於羽林射生間終日不離乘輿左右晚憩行帳饑不及餐則𡡉事成詠戎倉卒應制據鞍疾書不經刌度而妙合風雅時蒙上賞歎數召入帳殿賜食夜深而退君又以其閒作行記首書上謁陵以彰聖孝之純篤紀御製詩以昔寢藻之光華志列圍射

虎以明　神武之餘略述寛城駐蹕之明諭以見不忘
創業之艱難序宴賚蒙古四十八部落以示柔遠之模
聖朝威行絶外之盛至于輿圖方名之外博采旁羅纖
微具舉足備昭代之典故而資文人之談詠者非一以
此知傳所謂卿大夫之選者非高君其孰當之也常歎
康漢之隆司馬長卿枚生東方曼倩王子淵張子僑諸
人以文學後先侍從於宣武之世而枚生輩不為天子
所重非若後世登瀛之選子淵等所至宮館輙為歌頌
徒以淫靡見譏于時明金文靖從太宗北巡著前後二
録然皆以師行又其主不文非有登臨閒燕君臣唱荅
之樂以視高君今日何如哉高君既負閎覽博物之才

而又遘不世出之遇吾知其朝夕論思以仰報深眷必有逑過乎前所云諸人者而是編亦其每念不忘君之一徵也與

含經堂集卷二十三

含經堂集卷二十四目錄

序二

崑山徐　元文　立齋著

序二

宋蓼天先生晉吏部尚書序

維太宰長六卿統百官職任要鉅非臣僚所敢比本朝以來多以資望崇重薦歷列卿當宁所深眷者爲之未有掌銓而不登揆席者壬戌吾郡蓼天宋公由大司馬晉太宰一時朝野翕然誦得人蓋公自掌成均以及樞要所至必剔姦袪弊黠胥狡吏懾氣屏跡一不得自逞每議朝廷事侃侃正色而言無或有所顧避當此再造昇平正人才消長之會積弊非公莫釐側隱非公莫拔

汚濁雜冗非公莫澄宜乎恩命一頒而羣以爲慶也余自束髮即與公游時俱以盛年負壯志每角藝論文酒酣耳熱輒相與歎息異日出其身爲天下用當必有所匡濟因相顧歡笑更酌以爲常公少即安舒靜重不露圭角而沉厚有大略不得不以公望歸之公亦雅相見許引爲同志時公方主文壇同學皆一時知名士先後多取高第通禁籍而公實揚鑣振轡以開其先當己亥庚子之交余以史官隨公後每燕閒晤對嘗舉向所期者以謂公公輒深相慰勉倏忽幾三十年而道義相勗如夙昔年少時未嘗一日而異也方公掌憲嶺閫越初平乃奏請開漁捕廣番舶征湏諸行榷頓兵不進軍律

漸弛公抗章極論請申明約束止掠奪禁逗留風裁凜然他如乞停事例鹽差能遣筆帖式皆爲中外所傳誦讜論嘉謀未易悉數至於樞部三年正値 王師蕩定雖其所以仰贊廟謨有非羣僚所能窺見而天威所及無往不摧亦可以徵居中調度之得力矣此

天子眷畀所以獨優有非同時在位所能及也余自去翰林所立官往往與公接跡自入西臺且踰兩載凜持綱紀時恐廢墜而一二建明視公昔年所論列不覺瞠乎其後即頃者大計之行修舉十年來曠典八條而外更取汚僞命諸吏品隲之嚴不過苛寬不過縱要惟公條列其大端余乃得從而整齊振肅以奉揚吾

君之命於勿替也昔韓魏公與富鄭公鄉邦故人同時居兩府以成嘉祐之治馬端肅戴恭簡稱道義素交一領銓司一掌風紀明弘治之政遂幾媲美文景今公芳聲淑問已追踪韓馬行且登黃閣贊大猷若余自顧不及富戴遠甚要當藉朋友相成以庶幾免於官謗耳適吾南土同人謀所以爲公賀者而問序於余夫余之言何足以重公而公之以天下爲任自其讀書時已然則非余言莫之徵也故不辭而述其梗槩如此

大學士眞定梁公壽序

昨者戊辰之歲

天子以廷臣德望久著無如眞定梁公者遂有爰立之

命是時公門下士相率請余文爲賀余不得辭然匪直爲公賀已也葢以志士大夫之慶幸云爾至今年季冬值公七十攬揆之辰其門下士著仕籍者若而人又求余辭侑觴如前余以公鴻名碩儒由翰林薦列卿貳左右我

世祖章皇帝兀然負公輔之望者四十年於兹矣士之未登其門者必疑以爲黃髮台背如古所稱國老天子上庠事之而公卿奉杖大夫進履憲而不敢以乞言者不知公春秋纔杖國耳貌腴而氣豐議論丰采踔發略如少壯時故其祝公者亦非以是爲公幸也葢將期公以永錫難老而助成國家億萬年無疆之休則愚亦有

說於此恐唯古君臣相與之際其上下交相砥以克艱上有咨汝之警則下有無怠荒之誠意至勤矣然及其治定而功成陰陽時和人生樂育萬物各得其所其君臣之間未嘗不相期以壽也在詩天保之卒章有山阜岡陵日月山川松栢之喻是謂臣子之忠愛無已而其君歌南山以宴樂其臣五章之中稱壽考無期眉壽黃耇者凡四焉蓋以賢臣者如彼其難得太平如此其不易致然一旦躬逢其盛則樂與共享之必欲其久長者理固然也余讀書於周公之告君奭有進焉曰天壽平格保乂有殷又曰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商殷六臣之以至平格天而得壽國家之享有天命

亦因之是知古賢臣備富壽康寧之福乃國祚之所以
靈長而古人主之祝臣壽考丁寧深致其辭者乃所以
爲祈天永命之實也
今天子嗣大曆服三十年於茲内安外攘成垂拱之治
方且彌性優游與天無極特倚公以鈞調元化共臻仁
壽之域詩所謂三壽作朋者今有焉余以末學獲從公
後塵敢曰篤棐時二人若傳稱召公歷相成康致刑措
計其年殆將百餘歲則余與諸君子之所以祝公者方
從今日始矣是爲序

崔先生壽序代

求惻君子之爲學也必深造而自得其於出處之間則

難進而易退可以當此而無媿者難矣求之今日其惟長垣崔先生乎先生生而穎異賦性嚴恪年未弱冠輙有志聖賢之學聞容城孫先生講學蘇門負笈而請業焉先生之在孫先生之門也其年爲最少而其得孫先生之傳在同門爲最蚤自孫先生歿迄今將二十年而先生操履純篤如一日其知識日進於高明則幾幾踔厲一世先生之說多由心得不盡依傍古人所見與山陰劉念臺先生往往多合故士大夫守洛閩之傳者或怪且駭而先生實從體驗得力後自識其所由然如人之有所篤嗜終其身不能易也先生初釋褐即讀中秘書甫期月

世祖皇帝親試拔授檢討聲譽駿卓冠絶一時使其不出都門優游歲月即隨例遷轉二十餘年來可坐致卿相無難然先生之始爲學士也謂有先進焉有賢於已者焉不欲多上人也吾親老矣敢忘省覲遂移疾去及再至居無幾何又欲請急時議設東宮官先生資序當宮詹或勸之少竢先生曰吾疾豈以宮詹故霍然哉竟去去良久復來又久之僅隨牒得少詹事不幾年復告歸此豈非其嗜道彌深視功名彌澹而竟以古人始服官政之年爲先生解組歸休之日謂之難進易退不信然邪於是先生門下之士欲因先生懸弧之辰奉一辭進一觴以致祝於先生而屬其辭於某某因念昔日得

與先生共操几杖於容城之門志同方行同業及來京師又得與先生仕同官任同職有疑焉相與質有得焉相與賞今先生歸矣某殆離羣而索居矣竟未知進之何以盡忠退之何以補過方且自顧悵然之不暇又奚暇為辭以祝先生然轉念先生之歸雍容里黨或徜徉乎山水或屏跡於林樊或半日靜坐半日讀書或偕同志以吟詠性情或進後生以考問德業且得以其晨昏修定省於封公先生之前舞斑斕而介眉壽終身訢然倣蹤軒冕固其宜爾興言及此又不禁奮然神往願從諸君子以致祝於先生也先生行年五十守學益篤其遽大夫知非寡過之日乎四十有九蚤賦歸來其周元

公濂溪歸里之年予將見先生之德之品山高水長壽於千古矣昔劉涣與歐陽永叔同年友也涣不協於時年方五十而歸隱廬山永叔壯其節爲作廬山高之篇以美之夫先生之品遠出劉涣萬萬也而狀之文不及永叔萬一然則某雖爲辭以祝先生其又奚足取重於先生而乃必爲此辭者其亦聊以應諸君子之請也與

太原閻先生壽序

歲己酉元文奉命入秦取道三晉得省謁吾師太原閻先生於家王事敦迫不敢留信宿脂車而去行其野歷覽其山川見夫恒霍環峙漳汾襟流黄河來自積石空於龍門懸瀾千仞漫衍乎華之陰而砥柱障其間怒濤

搏齧晝夜有聲北絡扶輿之秀當鬱積於此此其地宜有瓌瑋之儒道德之士出則著聲當時退亦羽儀斯世爲國之楨爲人之瑞以應山川秀傑之氣蓋地不徒靈才不偶出固其所也惟吾閭先生其足以當此與先生少負奇才下筆千言不休爲名進士筮仕得豐縣令興政殊績不可勝紀豐之人至今思焉退而休於家且二十餘載樂天養性曠然無營於世動不踰閑無擇言擇行鄉之人皆師宗之元文及先生之門而曾不如其鄉之人奉教之勤也計自己酉以至今日間闊者八年辛亥之歲先生六十初度元文遣一介奉觴去今又已五載先生德日以高年日以勗余小子忝領[illegible]

至堦下為祝嘏之辭顧何敢一日忘門牆也則請因扶
輿蘊積之說而以晉産之有同於先生者爲先生壽可
乎昔尹子兒爲吏廉不受遺莫之敢犯嘗自稱曰翁歸
文武兼備惟所設施而先生之能於宰也勸耕桑飭訓
練興文學恤災荒不朞年而訟獄寢息盜賊衰止久之
民以格心士皆向義旋里之日市歎而家祝此先生之
所以[illegible]令譽而垂遺愛者乎昔王仲淹篤學有大志進
不見用教授河汾從遊者以千計讀書譚道以樂其身
而先生之澤於泉也生徒則有桃李之繁子弟則有芝
蘭之美余小子生也晚幸竊聞緒論斤斤焉知以道義
相切劘幾無負昔日之明訓四方徵文考獻屈指地望

者以爲稱首此先生之所以廣教思而啓末學者乎昔孫興公棄永嘉守入山擲地之賦聲出金石植庭之松材踰楓柳而先生之遯於俗也誅茅卜築纍石規水嘉樹名卉滋榮而並觀縹囊玉軸庋藏而加富又時噓吸橋引以經緯其生而間以伏臘迎賓友集親串絲肉競作弋釣爲娛此先生之所以消壯心而怡晚歲者乎以先生才之贍學之積德之厚如此履仁蹈義佩實含華寧不足出秉麾節入典樞機爲人世所榮羨者哉雖然神全而不役於時道高而不傲於物守其眞而不雕其樸則黃石經綸綿人甲子其爲盛世之祥一也猶憶已酉候起居時袞袞終日不倦雖久不奉顏色知先生輕

履善飯爲更踰於昔也古有言曰達生之情識性之理至人之所以壽也然則頤和攝真石餐霞飲先生於此登大耋究遐齡意葢深遠矣而區區人世遇合之故又何足爲先生言歟

合經堂集卷二十四